

奉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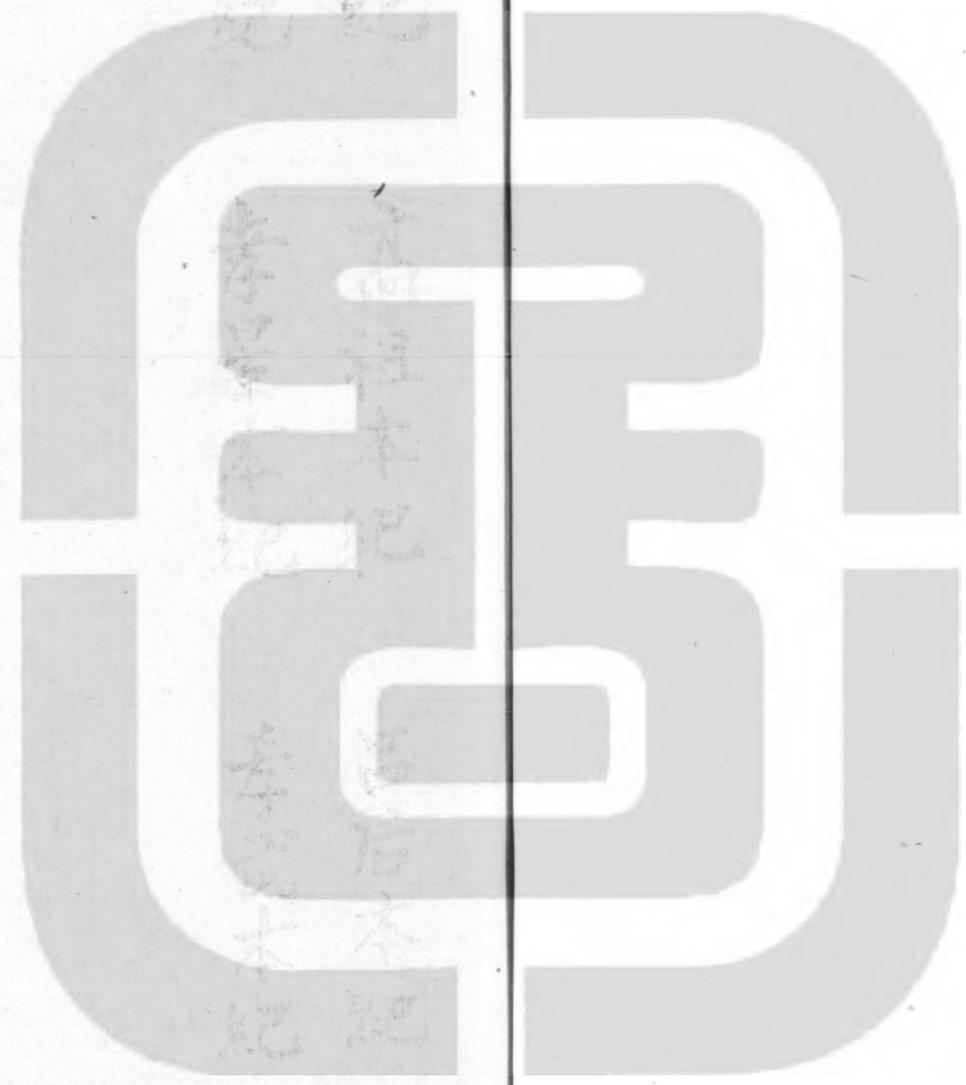
孝文	孝景	孝武	項王	高祖	呂后
----	----	----	----	----	----



項料本紀  
孝文本紀

高祖本紀  
孝宣本紀

孝宣本紀  
孝宣本紀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

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

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

項氏世世為楚將

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

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

請斬

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

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應劭曰項梁嘗

生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項梁殺人

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

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

常為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

如皇帝涉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

編

字羽初起

十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

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

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

項氏世世為楚將

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

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

請斬

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

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應劭曰項梁嘗

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

及喪項梁常為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

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



口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才氣過扛舉也

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

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

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

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

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

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

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

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使使欲與連和俱西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注曰令史曰今史丞吏曰史人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

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

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

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士卒卑中若赤眉可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陳嬰母謂嬰曰

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滌人墓在潘旌

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

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比自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亦以兵

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已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

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

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

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

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

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贗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蠶起之將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

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

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諡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

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

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

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

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

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窮來從我

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

才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符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

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亦以兵

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已立景駒為楚王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

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

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

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

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

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賈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蠶起之將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衆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

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

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諡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

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

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

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

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

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窮來從我

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

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

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

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

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

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

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

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

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

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

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

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

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

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

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間名秦將也

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

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

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

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

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

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

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

宋義號為卿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于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二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

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

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是亦可輕用其鋒之意

蕪不可以破蟣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也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

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

之至無鹽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曰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

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駟按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

半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

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

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撐也瓚曰小柱為枝斜柱為梧今屋

枝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

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

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

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

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

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

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

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

聲動天者矣軍無下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

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

殺得也

元工... 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

蠱不可以破蟣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猶言欲以大方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

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

之至無鹽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曰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

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馴按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

牛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

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

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撐也瓚曰小柱為枝斜柱為梧今屋

枝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

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

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

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

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

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

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

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

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

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猶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

殺得妙

曰地名在 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二

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

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

能勝高必疾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年矣

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

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

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

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

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

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

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

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狹名也在鄴西二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

上徐廣曰在鄴西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

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涇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

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贊曰涇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

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

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

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

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

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

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

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城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

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

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

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

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生徐廣曰鯀首士后反魚名駟按服虔

秋鯀姓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

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

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

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

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

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尊敬之次，猶管仲爲仲父。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

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樊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樊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樊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一卮酒。樊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具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尊敬之次，又猶管仲為仲文。

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

如淳曰：亞次也。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本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郿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

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

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

反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

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

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繡衣夜行誰知之

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項王聞之烹說者

楚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假立諸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是蔡生漢書言是韓生春秋楊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言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

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

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

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

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

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各桃林

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樂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也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翟翟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瑕丘公

也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璣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

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

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

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

芮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今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

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

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

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

王徐廣曰都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

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

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

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

其賢有功于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

梅銷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

彭城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漢之二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

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

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家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

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

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

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

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

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

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

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

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

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

今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

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

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

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

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

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

以上振項王傳事  
夫人與執事者  
從序于漢之二  
三作史之法也

人反城陽項王因畱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

徐廣曰一作劫

五諸侯兵

徐廣曰塞翟魏

殷河南騶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

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日擊之至日中大破

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

贊曰二水皆在

沛郡彭城

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

徐廣曰在彭城

水上

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

漢軍却為楚所擠

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贊曰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

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

徐廣曰窈亦作宵字

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

載之如是者三日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

呂后不相遇審食其

贊曰其音其

從太公呂后間行

如淳曰間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

求漢王

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

徐廣曰名澤

為漢將兵居下邑

徐廣曰在梁

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

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十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

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

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二十倍於古者

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

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

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贊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泗有

大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之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

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  
 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  
 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  
 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  
 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自覺曰亞父家在廬江居  
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  
 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

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

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李斐曰纛

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犂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

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

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縱音七

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其殺魏豹楚

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

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

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樊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

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獨與滕公出

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王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

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

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

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

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

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

城相對為廣武在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校馬山... 漢王... 敖倉西三皇山上

可憐置酒... 功不及... 誰能... 人為之...

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

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

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

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

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瓚曰挑戰搃敵

求戰古謂之致師

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鬪智

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

楚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

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

且欲擊楚乃使龍且

韋昭曰音子間反

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

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

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

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

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乃東行擊陳畱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

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日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

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

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

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

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

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鄭德曰

鼎反以刀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

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漢書音義曰昧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

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

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鴻溝而東

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

公為平國君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

不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

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縣案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

雖名為王未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

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浹縣浹下交切駟

縣聚邑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舉九江兵隨劉賈彭

名也

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鄭德曰到音經

鼎反以刀割頸為到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

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漢書音義曰昧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

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

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鴻溝而東

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

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

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

下大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一為小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

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縣案音灼曰即固始也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

雖名為王未為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

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擊之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浹縣浹下交切駟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浹

縣聚邑名也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舉九江兵隨劉賈彭

圍項王於下

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

應劭曰楚歌者謂雜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雜鳴時歌也

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

美人名虞

徐廣曰一云姓虞氏

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

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

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

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

徐廣曰在淮南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

父給曰左

文穎曰給欺也欺今左去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

而東至東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

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

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

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

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

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

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

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

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

者烏江亭長檝船待

徐廣曰檝音儀一音俄駟案應劭曰儀正也孟康曰檝音蟻附也附舩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舩向岸曰檝

謂項

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

獨臣有舩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  
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所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

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

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

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

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論壯侯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

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

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皇覽曰項羽家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

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徐廣曰項伯各纏字伯桃侯徐廣曰各襄其子含為丞相平臯侯徐廣曰名佗玄武侯

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曰益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于是謂重瞳又聞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豪傑蠡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

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竝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

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

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史記下字亦在也  
也字下字亦在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

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爲郡豐爲縣

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媪孟康曰長

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

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額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文穎曰準鼻也

美須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應劭曰試補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韋昭曰貰賒也醉臥武負王媪見其

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西川中鳳鳴氏書

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論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

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爲郡豐爲縣

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媪孟康曰長

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友

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類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頰文穎曰準鼻也

美須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應劭曰試補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韋昭曰貫餘也醉臥武負王媪見其

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西川毛鳳苞氏書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善沛令避仇從之

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

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

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欺也音殆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

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

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

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

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

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季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

食邑於魯章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皀呼之皀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古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各吏休

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季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

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

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

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

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帥故往治之時時冠之及貴

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

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

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芥善沛令避仇從之

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

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

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欺也音殆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

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

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

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

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

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

食邑於魯章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皞呼之皞李斐曰休謂之各也古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

假曰告告又音響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者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呂后與兩

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

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

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

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時時冠之及貴

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

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

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

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襍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嫗因忽不見後人

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持也諸從者日益畏

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

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碭案應呂

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

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

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秋陳勝等起蕲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

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

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

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

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

蕭曹蕭曹恐踰城係劉季章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令共

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

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

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

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

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

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

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是僭稱王其縣祠黃帝祭

蚩尤於沛庭

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贊曰管仲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

而豐

鼓

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豐贊曰秦禮記及大戴禮有豐廟之禮皆無祭事

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

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

三千人攻胡陵方與

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

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

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

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部若今刺史平名也

將兵圍豐二日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

引兵之薛泗川守壯

如淳曰壯名也

敗於薛走至戚

如淳曰戚音將毒反

沛公左司馬得

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

鄭德曰亢音人相亢荅父音南屬任城郡

至方與周市來攻

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

也

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

及魏招之即

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

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璜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

起兵於郟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

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

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卮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卮章邯司馬

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

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

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

徐廣曰三月

項梁益沛公卒

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

沛公還引兵攻豐

徐廣曰表云拔

之雍齒奔魏

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

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

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

服虔曰師敗曰北

使沛公項羽

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

收敗卒自振守濮陽環水

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

楚軍去而攻定陶定

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  
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  
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謹也銜狀如著橫銜之繮結於項者繮音獲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  
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  
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  
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  
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  
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

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

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

今徐廣曰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項梁散卒乃道碭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

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

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

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墳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

將也例未稱諡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

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圍縣贊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基

宋

五

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

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

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謹也銜狀如著橫銜之繡結於項者繡音獲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

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

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

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

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

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

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

今徐廣曰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

秦軍來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

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

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墳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

將也例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

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圍縣贊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基

未稱諡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

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

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

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

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穎陽屠

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輟輟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穎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輟輟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當是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

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

戰犇東地理志南陽有犇縣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係城守宛沛公引兵

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

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

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

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

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

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

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

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也襄侯王

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還禾字省耳令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

攻胡陽二云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及遣魏人甯昌使秦

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

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

高祖入關  
張良在軍中

章邯諸侯皆附又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

高祖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

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

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

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

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贊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

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

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

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

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

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

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

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

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

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

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

言祖入關之師  
張良在軍中

章邯諸侯皆附又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

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

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

同秦人意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

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

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

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

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

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

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贊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

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

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

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

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

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

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

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

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

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

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

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

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

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

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

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

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

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

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

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

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

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惠后反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河

上徐廣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尉信為韓

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

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

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

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

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

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

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

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

信初為韓太尉  
云云  
則有說定案  
向此  
信

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季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

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

李奇曰乘守也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

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玉駕詐

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

城中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

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

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

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

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

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

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

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

曰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

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

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

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

王聽其計使盧縮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

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

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簡往擊之

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

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海春

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  
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到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  
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邊  
近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  
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且  
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漢楚久相持未決  
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饒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  
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  
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

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  
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  
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  
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  
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  
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  
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  
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  
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  
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  
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  
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

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此項羽之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

之其之款 字布年七十

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

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駢

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

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

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

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

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

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

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

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

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

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

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駘

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

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

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

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

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

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

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

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侮人項王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

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

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

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

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

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

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

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

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

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六年高祖

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迎門却行

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

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

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

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

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

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

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

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夫

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

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一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

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故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

有力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

有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乃論功與諸列侯剖

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

六曰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及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

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

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

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

闕北闕開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

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

乃宋本作及

十五頁上二行

宋本無同字

十五頁上三行

平計乃偽游雲夢

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

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

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淳曰時山東人謂

關中為秦中

秦形勝之國

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

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

萬秦得百二焉

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

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夫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瓴似瓶者

夫

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

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一焉

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為天下懸隔也

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

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

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

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

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

太原白土

徐廣曰在上郡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及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

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

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

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

闕北闕

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

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

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

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  
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

宗李作台威

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

十五卷之三

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

萬歲大笑為樂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

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

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

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茶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

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

啗豨將豨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

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

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

稱道太原入韋昭曰道猶從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

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

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

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以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

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

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  
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

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  
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

萬歲大笑為樂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

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  
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

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茶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

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

啗豨將豨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  
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

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  
稱道太原入韋昭曰道猶從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

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  
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又紀言

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  
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

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駟案漢帝音義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

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絃擊之不鼓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今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

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

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為朕湯沐邑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

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

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飲三日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

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

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破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

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

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

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

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

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

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

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

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

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

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

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

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  
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南諡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二年生至漢十二年六月十三四日不  
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  
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  
軍漢書曰酈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  
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  
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  
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  
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七月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  
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

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

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

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綱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

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

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

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

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

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

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

徐廣曰一作薄駟案史記索隱曰僂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惻誠也

屋左燾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史記八終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

高祖微時妃也

漢書音義曰諱雉

生孝惠

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也漢宮

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如里而題門作姬瓚曰漢秩祿今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如

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

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

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

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

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諡令

武侯追諡曰悼武王

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

徐廣曰酈作郿

子產為交侯

徐廣曰台弟也

次兄呂

釋之為建成侯

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諡康王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



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  
 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  
 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  
 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囚戚夫人  
 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  
 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  
 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  
 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  
 人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  
 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曰醪為食蠖以其羽書酒中飲之立死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北也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

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  
 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  
 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  
 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  
 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  
 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醪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  
 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  
 去問知其醪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說王  
 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  
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今王有  
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故云公主瓚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

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

宋本作二十三

帝崩皇南謚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崩時年二十二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

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

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

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云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

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

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

侯欲宋本作從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

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

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贊奪

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

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

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

曰姓馮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

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

史記九

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

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

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崩時年二十二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

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

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

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

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云葬安陵

皇覽曰山高三十一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二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

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

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

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

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

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

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贊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

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

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

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

曰姓馮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

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



相壽為平定侯

徐廣曰姓齊

少府延為梧侯

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

乃封呂種為

沛侯

徐廣曰釋之子也

呂平為扶柳侯

徐廣曰呂后姊之子也母字長姁

張買為南宮侯

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

太后欲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

章昭曰今陳留郡

子不疑為

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封大臣

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

罪廢立其弟呂祿

徐廣曰釋之少子

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

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

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

漢書云秋星書見

四年封呂嬪為臨光侯呂他為

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

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

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

丞相五人

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

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

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

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患迺幽之永

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

徐廣曰一無此字

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權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

權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

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

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

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

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

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

與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

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

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

後漢書卷九十九

悔兮寧早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

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

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須有女為營陵

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

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

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

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

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

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

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

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音錢 徐廣曰 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 徐廣曰食細 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

張釋為建陵侯 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

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 呂榮為

曰呂后兄子也前封 胡陵侯益號曰武信

上侯位次第一

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 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

請立為趙王太后

徐廣

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今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

徐廣曰舉一作與

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

絕理兮託天報讎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巳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

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須有女為營陵

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

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

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

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

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

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益號曰武信

上侯位次第一

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

請立為趙王太后

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

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

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徐廣曰音戟

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食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

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為

祝茲侯

徐廣曰呂后昆弟子

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

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木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

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

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

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

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

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以左丞相審食其

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

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

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

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

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

語中齊王迺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

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

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

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

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

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

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

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八  
六  
上  
九  
行

祝茲侯

徐廣曰呂后昆弟子

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

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木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

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

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

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

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

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

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

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

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

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

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

語中齊王迺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

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

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

制以今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

國呂產等迺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

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

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

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  
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  
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  
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  
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  
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  
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  
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  
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  
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  
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

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  
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  
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  
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  
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  
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迺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  
客劉揭酈案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  
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已  
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  
呂氏右禮爲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  
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

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案韋昭曰訟猶公也

迺遣朱虛

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

遂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

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

如淳曰自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

朱虛侯已殺

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

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

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

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使

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

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

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

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

殺其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

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

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

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

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

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

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

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

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

後九

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

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  
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大僕汝陰  
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者培兵罷去徐廣曰培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

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濫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

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

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二十六乘迎代

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

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

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

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史記十

季文本紀第十

薛川屯鳳蘭  
氏雷固南

季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

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

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

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

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

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

噫血京師

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

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

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

盤

架竝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

一頁上未行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

史記十

季文本紀第十

季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

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

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

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

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

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

噫血京師

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

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

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

政諸侯豪桀竝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

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

薛川宅鳳蘭氏

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

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

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

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

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

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

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

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絲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

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

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

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

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

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以下皆迎宋

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

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

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

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

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頰侯終

列侯、項王后、徐廣曰：代項王劉仲之妻。駟案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諡為項王也。如淳曰：項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類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酈侯，又宗室

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

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

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

其為項王后也。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項王后也。

宋亦作猶也  
一云下

文帝亦襲父迹  
言似夏啓者也

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形伯入為宗正。

母丘列侯項王后

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項王后也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

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

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

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以下皆迎宋

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

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

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

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

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終

列侯項王后。徐廣曰：代項王劉仲之妻。駟案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諡為項王也。如淳曰：項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類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

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

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

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

其為項王后也。表此時無陰安知

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

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

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

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

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

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

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

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孝文皇帝元

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

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

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

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

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

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

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

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

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上

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

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

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

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  
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  
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  
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  
秦法一人有罪并

坐其家室  
今除此律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

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嘆志今縱不能博求天  
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

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  
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  
多所更歷也明於國

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

文穎曰  
陪輔也

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

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

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  
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

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  
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

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  
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

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  
養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

封將軍薄昭為軹侯

徐廣曰正  
月乙巳也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

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  
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

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

于漢之天漢

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  
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三十諸從朕六人  
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

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  
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

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秋封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

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

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

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

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

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

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

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

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

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

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

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憫然猶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

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

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

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朕親率耕以

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藉藉也

于... 吳... 吳...

史記

四

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  
 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諸從朕六人  
 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  
 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  
 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  
 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秋封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  
 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  
 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六月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  
 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  
 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  
 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

徐廣曰此云望

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  
 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  
 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  
 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  
 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也非奸非也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  
 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  
 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朕親率耕以  
 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墳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蹈藉也

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

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

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

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

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

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

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

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吏以

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拒死朕甚

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

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

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

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

南為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

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

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轍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

奴去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

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

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

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徐廣曰姓繒以文帝十一年卒論曰敬為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

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為大

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乍去年來也綱案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

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

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

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

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邛煖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煖山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

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

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

繇惠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

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

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

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

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

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而民不

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而姦不

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

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

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

末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

租稅孫封其子單為併侯匈奴所殺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徐廣曰姓

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

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

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

徐廣曰姓董也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

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

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

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

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

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

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

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

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

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

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

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

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

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

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

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

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

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

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

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

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

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

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軼還轍以諭

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

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

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

夫令勉徐廣曰南尉改名也駟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為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

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

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右微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宗正劉

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駟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

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

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

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

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

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卑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

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

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

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

三族之令何尚循  
秦法而不除元  
并西書陰收等  
諸相皆律令此  
旋之法也

餘叙一段臣武  
等相及二則書  
相形耳

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

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羣

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

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

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

死死於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

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

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

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

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

稷之福方內安寧賈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

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

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其奚哀悲之有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

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經帶

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毋發人男女哭臨宮

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

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

功布也織細布服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

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

為陵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千七子長令

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曰姓徐駟案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為將屯將軍

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發近縣見

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窆復土屬將軍武乙巳漢書云乙

已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卽位於高廟

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

下者為祖宗帝稱高祖是也始始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

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

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

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

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滅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

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

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李奇曰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

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文類

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

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

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

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

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

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

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

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

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

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

豈不仁哉

史記 終

史記十一

魏山宅鳳園  
氏雷園宋浦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啓

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

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年四

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

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

孫係為武陵侯

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係音奚又案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

男子二十而得傳

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

呂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

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置南陵及內史祓禱為縣

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駟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祓禱為縣皆景帝二年不

得皆如徐所云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

徐廣曰燔雒陽東

宮大殿城室

徐廣曰維一作淮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鼂錯遣袁盎諭

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

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燕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

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

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

江都王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

徐廣曰表云五年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

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

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而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

冬以趙國為邯鄲郡

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為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

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

丁卯封長公子蟜為隆慮侯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

趙綰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

徐廣曰姓程

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

曲侯趙丞相嘉

徐廣曰姓蘇

為江陵侯故將軍布為郿侯梁楚二王皆薨

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徐廣曰殖一作填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兔二月乙巳以

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丁巳

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

徐廣曰作應

為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

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

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

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

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

皆殺之故 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

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

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

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案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中四年三月置

德陽宮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中五

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

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中六年二月巳卯行幸雍

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

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

陰王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

主爵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

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為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樂少府將行為大長秋

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諡稱大行管灼曰禮有大行小行

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奉常為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治粟內史為

大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為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

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

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

大酺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作甲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

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

相封為建陵侯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郵將軍擊匈奴酺五

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緡布止馬春為

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又省之三月匈奴

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後三年

五月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日如紫五星逆

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甫謐曰

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

前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

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

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案三輔黃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中四年三月置

德陽宮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中五

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

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中六年二月巳卯行幸雍

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

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

陰王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

主爵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

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為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將行為大長秋

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諡稱大行管灼曰禮有大行小行

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奉常為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治粟內史為

大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為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

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

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

大酺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一作甲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

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

相封為建陵侯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郵將軍擊匈奴酺五

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緡布止馬春為

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普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又省之三月匈奴

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後三年

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日如紫五星逆

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南謚曰

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

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甫謐

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夫長安四十五里二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彪鼠為武安侯弟勝為

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史記十一終

氏書

史記十二

氏書

孝武本紀第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

也士

孝武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徹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

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

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孝武

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

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

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

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

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徐廣曰纖微伺察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

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上初

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氏

觀徐廣曰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兄

弟妻相謂先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駟案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

後宛若字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

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李奇曰食穀道

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徐廣曰姓趙景帝時絕封人以主方徐廣曰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

人主方駟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

曰物藥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

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

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嘗從武安侯

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

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

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服虔曰地名有臺也已而案其刻果

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

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

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

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

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

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

去不死也而使黃鍾韋昭曰人姓名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求蓬萊安期生

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毫人薄誘

忌徐廣曰一云毫人謬忌也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徐廣曰一云曰天牢具十日為壇開八通之

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

宜羊

宜羊作用 宜方故也 二頁下四行

且用破鏡如淳以惡鳥故食之

冥羊宜羊祠

服虔曰神名也馬行

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天一地一泰

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

以一牛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

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

角獸若麋然韋昭曰楚人謂麋為鹿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

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

於天地晉灼曰符瑞也齊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

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

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

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閔之母也駟案

桓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嫺佞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

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

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

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與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鬼又

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

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

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為

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

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繁盤承甘露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巫

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乃言曰

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病巫

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天一地一泰

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

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冥羊宜羊祠服虔曰神名也馬行

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羆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

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

以一牛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

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

角獸若麋然韋昭曰楚人謂麋為鹿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

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

於天地晉灼曰符瑞也贊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

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

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

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閔之母也駟案

桓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嫺佞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

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

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

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與丁日不用庚辛駕車辟惡鬼又

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

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

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為

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

之屬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繁盤承甘露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巫

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乃言曰

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韋昭曰即病巫

之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

甘泉病良已孟康曰良已善已謂愈也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服虔曰立此便宮也贊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濬兮壽

宮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

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

以夜天子祓然後入漢書音義曰崇黎自祓除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

行下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

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六策書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所知

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

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蘇林曰得諸瑞以名年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

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其明年冬天

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

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

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

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上徐廣

曰元鼎四年時也駟案蘇林曰睢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壩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睢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也如寬舒等

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

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

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晉灼曰遂往之意也其春樂成侯

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上書言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

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毋子康

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

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

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

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

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予  
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  
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  
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  
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  
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鬪旗旗自相觸擊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  
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  
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  
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人能通天意故封樂通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  
水涯堆也漸進也武帝云得樂大如鴻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

大為樂通侯

韋昭曰樂通臨淮高平也

賜列侯甲第

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

僅千人乘輿斥車

馬

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韋昭曰嘗在服御

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孟康曰衛太子

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公主儀比諸侯姊

齋金萬斤更名其邑曰

當利公主

地理志云東萊有當利縣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

自大主

徐廣曰武帝姑也駟案韋昭曰竇太后之女也

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

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

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

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天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

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

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

服虔曰滿手曰搯贊曰搯執持也

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

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

應劭曰錦巫名

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

應劭曰魏故魏國也睢若丘之

類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  
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至中山徐廣曰

鑿源水自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云至長安徐廣曰上言從行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

首可益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庶未有報

曰司皆曰聞昔太帝與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

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

嘗陽烹徐廣曰烹煮也陽音陽皆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遭聖則興遷於

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鼯鼎及鼯韋昭曰爾雅曰鼎絕大不虞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

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蓋若獸為

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音灼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集獲壇下報祠大饗徐

曰一云大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知而合德焉鼎宜見

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

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

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

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

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漢書音義曰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筮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筮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功封禪書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

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中山至中山徐黃曰河渠書

鑿源水白晏溫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也有黃雲蓋焉有庶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云至長安徐黃曰上言從行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

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庶未有報

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與神鼎者一者一統天地萬物

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

嘗陽烹徐廣曰烹煮也陽音鴈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烹酌也遭聖則興遷於

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鼯鼎及鼯韋昭曰爾雅曰鼎絕大謂之鼯園奄上謂之鼯不虞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

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蓋若獸為

符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晉灼曰蓋辭也或云符謂瑞應也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祠大饗徐廣

曰一云大報享祠也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鼎於其廟而合德焉鼎宜見

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

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

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

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

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臾區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筮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筮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功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

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

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  
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

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

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

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

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

采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寒門者谷口也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塞門也黃

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鼎既成有龍垂胡

顛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顛龍顛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

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

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

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

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駟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

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泰

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

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犛牛禮之屬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餼食羣神從者及

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菟在鹿中水而洎

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菟特泰一祝宰則衣

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

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

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

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

明道北口也

六至十八行

五帝禮陰也下

案在禮記

徐廣曰洎音居器反肉汁也駟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

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

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  
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

之封謂山川之守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

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

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

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帝

接萬靈明廷明廷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塞門者谷口也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塞門也黃

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鼎既成有龍垂胡

顛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顛龍顛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

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

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乃拜

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

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駟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

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上位泰

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

而五帝獨有俎豆韋昭曰無犛牛醴之屬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餼食羣神從者及

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菟在鹿中水而洎

之徐廣曰洎音居器及肉汁也駟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菟特泰一祝宰則衣

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

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贊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行

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

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

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

奉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

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

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

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牝荆畫幡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紫齋之道也晉灼曰牡荆

節間不相當者章昭曰以牡荆為柄者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

泰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駟案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

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

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

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

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

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

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

雙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

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

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

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箜篌瑟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候調始造箜篌其來年冬上議曰

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

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

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

羣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

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

儒  
射其牲以除不祥  
曰射牛示親殺也

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

奉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

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

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

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牝荆畫幡如淳曰荆之無子者皆以紫齋之道也晉灼曰牡荆

節間不相當者章昭曰以牡荆為柄者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

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

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

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

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

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

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

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

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

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

十五弦徐廣曰瑟也及笙篴瑟自此起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候調始造笙篴其來年冬上議曰

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

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

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

莫知其儀禮而羣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廟

射其牲以除不祥積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

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  
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  
士高世此惠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

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

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服虔曰屬會也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

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文穎曰崧高山也太室韋昭曰崧高山有太室少室從

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三

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

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

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

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

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已忽

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

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

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

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

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

侍中奉車子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

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吐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二脊孟康曰所為神藉五

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

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

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陲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

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

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祀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贊曰聞呼萬歲者三依依

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

出今年租稅大赦天下如乙

刑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

天子五車一巡狩月事泰山計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

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

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

死上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

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於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後十餘日有

星茀於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

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

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

皇帝敬拜泰徐廣曰一無此字況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

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

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

過祠泰山鄧展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贊曰即今之泰山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所贊曰所決

河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

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地名也乃言越人俗信

大赦天下 宗中作其赦 九五下九引

碣石 宗中作碣 九五下九引

泰一 宗中作祀 十五上六引

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

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

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

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祀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贊曰聞呼萬歲者三依依

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

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蛇音移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大赦天下如乙

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

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

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

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

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

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弗於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衛太子兵亂後十餘日有

星弗於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

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

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

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徐廣曰無此字况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

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

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

過祠泰山鄧展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贊曰即今之泰山還至瓠子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所瓚曰所決

河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

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地名也乃言越人俗信

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  
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

以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

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韋昭曰如猶比也置脯棗

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應劭曰飛廉神

禽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

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

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天子為塞河與

通天臺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贊曰作通天臺也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

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

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

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立尸為乾封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

回中道巡之徐廣曰在扶風汧縣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道縣北界從西河歸其明年

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封五年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應

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文穎曰天柱山在潛縣南有祠浮江自尋陽出樅陽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過彭蠡祀其名

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

山東北陟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

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

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

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

圖及五年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

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大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

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

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

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每修封禪其贊

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筮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

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

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渤海將以

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

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日作月黃帝乃治明庭明庭

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

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

於是作畫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

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

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

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徐廣曰無名字更印章以

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是也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

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

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

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

也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

帝明年名曰明年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

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汶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天子既令設祠具至

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

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

十二月上此

名曰明年

十二月上此

應劭曰崑崙縣圍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也

漢書音義曰

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

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

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每修封禪其贊

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一東至海上

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

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臨渤海將以

望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

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徐廣曰日作月黃帝乃治明庭明庭

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

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

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

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

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

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徐廣曰一無名字更印章以

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是也因為太初元年是歲西

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

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

犢牢具五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

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

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

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圍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也以候神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漢書音義曰

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玉帶

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帝師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

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汶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天子既令設祠具至

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  
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  
石閭者在泰山下趾南東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李陵以天漢二年敗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  
宗亦作五嶽之寬舒之祠宮李奇曰以歲時致禮凡六祠  
十二百下六也

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  
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  
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  
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  
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  
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無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  
則有司存焉

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  
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  
石閭者在泰山下陟南左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間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李陵以天漢二年敗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  
興祠秦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秦一  
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李奇曰祀名也以歲時致禮凡六祠  
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  
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  
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  
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爲解無其  
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  
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猶今人云其事已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無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  
則有司存焉



